

略论贵霜帝国的衰落

王宏谋

(天水师范学院 文史学院,甘肃 天水 741001)

[摘要]贵霜帝国在迦腻色伽一世统治时期力量最为强盛,后来由于内乱导致分裂,开始衰落。贵霜帝国的衰落与其强盛时期的各种文化、宗教形态并存所导致的潜在矛盾有关。贵霜帝国分裂后,民众不得不踏上归籍故乡、逆丝绸之路东归的漫漫长路。回归的大月氏人及其后裔从事文化建设、翻译佛经和传教等活动,对中西文化交流影响极大。其遗迹在于阗、鄯善、敦煌、西安、洛阳等地均有发现。

[关键词]贵霜帝国;迦腻色伽;丝绸之路;民族迁徙;文化交流

[中图分类号]K28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0)22-0005-03

贵霜王朝在迦腻色伽一世(141~163)统治时期最为强盛,不仅国土广袤,而且通过一系列改革确立了较为完整的统治体系。在繁盛时期,也潜伏着帝国分裂衰落的危机。

从考古资料看,迦腻色伽时期发行的钱币铭文为“大王,王中之王,天子”(Maharaja Rajatiraja Devaputer),而其后继者婆什色伽和胡毗色伽一世的钱铭中也有同样的情况。这并非统治者在统治方式上的简单承袭和模仿,而是政治对立斗争的开始。在迦腻色伽二世(180~190)统治时期,其前任“胡毗色伽并未退出历史舞台,在南方继续称王”,并由此开始了贵霜历史上的南北朝时期。

据考证,贵霜南北朝的地域分界为罽宾。因汉时罽宾在克什米尔及喀布尔河下游犍陀罗(今巴基斯坦白沙瓦)一带,故贵霜的分裂以犍陀罗为界。

大月氏西迁中亚以后,主要活动区域为阿姆河与锡尔河流域,而从罽宾再往东南的广大区域对月氏人来说则相对陌生。尽管迦腻色伽施行了一系列强有力的旨在统一的改革措施,但大月氏与印度毕竟是分属不同文化、不同语言、不同信仰、不同生活习惯的两个文明世界。印度古史传说称大月氏王为吐火罗种,视其若异族;同时,在迦腻色伽时代,大乘佛教在印度东部兴起,并迅速向西发展,大乘论师马鸣被尊为国师。这使盛行小乘佛教的贵霜北方大月氏无疑又增加了一层忧虑。一旦迦腻色伽的强权统治有所减弱,这一不可调和的矛盾必然要暴露出来。迦腻色伽暮年发生的内乱正是这一矛盾的初次激化。

随着南方印度势力的不断北上,不甘臣服南方王朝的大月氏臣民在中亚已无立足之地,不得不踏上归籍故乡、通往东汉的漫漫长路。

大月氏人东迁的另一个客观条件是,灵帝熹平四年(175),东汉派戊己校尉和西域长史发兵,平定于阗王安国对扞泥的侵犯。这是东汉最后一次维持西域纲纪。此后不久,东汉官兵退出西域,造成葱岭以东至河西走廊数百公里的政治虚空地带。中原王朝对塔里木盆地的重新控制是在曹魏初年,文帝即王位(220),初置凉州;黄初三年(222),在高昌置戊己校尉;太和四年(230),在楼兰设西域长史。由此,从时间和空间上为流亡的大月氏人提供了避难条件。

贵霜人回归逆丝绸之路而行,其遗迹在于阗、鄯善、敦煌、西安、洛阳等地均有发现。考古证明,塔里木盆地南部的于阗和北部的龟兹等地都曾流行佉卢文。佉卢文是贵霜王朝的官方文字之一,起源于古代犍陀罗,后来流行于中亚广大地区。关于佉卢文在塔里木盆地出现的原因,有人认为是贵霜王朝统治的结果;也有人认为是贵霜难民回归所致,并“有商业往来和佛教传入的因素在内”。前一说法已被大多数人所否定,而后一说法得到了文献史料和考古发掘的证实。于阗和龟兹地当丝路南北道要冲。在丝路南道上,当时包括国际商贾粟特人在内的大批胡商频繁活动,佉卢文的传入当在情理之中。《汉书·西域传》载:“(康居)其欲贾市为好,辞之诈也……敦煌、酒泉小郡及南道八国,给使者往来人,马、驴、橐驼食,皆苦之。”这是当时西域南道商货繁荣的真实写

照。值得一提的是,20世纪在于阗等地发现了一种“汉佉二体钱”,背面有佉卢文及马或骆驼像,正面有“重廿四铢钢钱”或“六铢钱”字样,流行年代为公元1~3世纪。林梅村先生将佉卢文在于阗的流行时间进一步精确,“汉佉二体钱的年代不早于贵霜王迦腻色伽时期”,“佉卢文体传入于阗应在公元175年东汉官兵退出西域之后……当时执掌贵霜大权的应是其后王胡毗色伽”。依此看,商贾之间的贸易往来是佉卢文在于阗一带流行的主要原因之一。

胡毗色伽和迦腻色伽的对峙是贵霜内乱和斗争的开始。根据林梅村先生的考证,佉卢文的传入当在胡毗色伽统治时期,而这又和贵霜难民的回归有关。

20世纪在我国新疆一带发现的佉卢文国王敕谕对贵霜难民有明确的记载:

致奥古侯贵霜军和州长黎贝耶/威德宏大、伟大之国王陛下敕谕,致奥古侯贵霜军和州长黎贝耶谕令如下:现在朕,伟大的国王/已将一名难民交给毗陀县,当汝接到此楔形木牍时,汝处可能也有类似的难民,应将类似的难民拒捕,送至本廷。

致州长索阁伽/威德宏大、伟大之国王陛下敕谕,致州长索阁伽谕令如下:现在朕,伟大的国王/曾准予将且末耕地之一名叫法说之男子赐给梵图县之修业。为此,朕,伟大之国王/赐予梵图县一名难民。以代替法说。当汝接到此楔形泥封木牍时,若有任何到于阗去的难民/应移交梵图县诸信差。

上述材料说明,佉卢文传入于阗是以贵霜难民流亡塔里木盆地为背景的。

鄯善发现的贵霜遗物也和贵霜大月氏人向东方的大规模迁徙有直接关系。《后汉书·西域传》载,东汉官兵退出西域之前(175),鄯善尚无文字,亦无佛教。但20世纪初以来,佉卢文及犍陀罗佛教艺术在鄯善境内不断发现,证实了贵霜人的回归。“贵霜大月氏人与塞种有着深厚的渊源,它与鄯善土著之间可能有着某种种族上的联系。魏晋以前,鄯善上层使用汉文,鄯善土著有自己的语言,但无自己的文字。贵霜的政治流亡者把表达他们方言的佉卢文字带给他的族亲,并在一个短的时间内得到推广,是很自然的。”

敦煌本是大月氏人的原始故乡。大月氏人归籍

敦煌,可视为和小月氏的重新团聚。1920年春,敦煌西北玉门关城外戈壁滩出土了一批汉简,共17枚。贵霜大月氏人在敦煌的活动首见于汉简。同出土遗物中还有两方封泥,其中一印有“敦煌长史”四字。第17号简书:“府君教,敦煌长史印,元嘉二年九月廿日丁酉起。”东汉恒帝元嘉二年为公元152年。值得注意的是,第15号简写有“……人支诚”。“支诚”为贵霜大月氏人之名,由于残缺过甚,我们无法进一步了解这位月氏人在敦煌的活动。据甘肃省博物馆初师宾先生研究,此简与同出土的“元嘉简接近,隶书意味已甚少,而楷书及今草之端倪初具。在简牍书体中,属晚期作品,其时代大致相同”。换言之,这位月氏人的活动年代大致在东汉晚期。考虑到东汉末年发生的贵霜大月氏人大规模东徙事件,这支汉简无疑有助于说明贵霜人归籍敦煌的史实。

20世纪初,斯坦因第二次中亚考察期间,在敦煌汉长城烽燧发现过写有佉卢文的帛书。第一次中亚考察期间,曾在新疆尼雅遗址发现一批晋泰始年间的汉文文书。其中几件“过所”(即通行证)记录了月氏人的行踪。

月支国胡支柱,年卅九,中人,黑色。

异,年五十六,一名奴;髭须,仓白色,著布袴褶,繡履……/……右一人,属典客寄/纒钱佛屠中,自齋敦煌太守住还过/十二月卅日达。

与这批晋简同时出土的汉文文书中有一件写有晋泰始五年(269)年号,那么,这三位30~56岁的大月氏人主要活动时间均在三国时期。由此看来,汉末三国初,贵霜大月氏人在敦煌一带的活动已经极为频繁。

贵霜人在长安一带活动的证据是大量铸有希腊文铭文的铅饼不断在古长安一带的西安、扶风、灵台等地发现。截至1976年,已有近300枚这类铅饼问世。据统计,这类铅饼直径约5.5厘米,最厚处1.2厘米,重约14克。正面凸出,有一条类似龙的浮雕图案;背面凹入,铸有一周希腊铭文。它们全都出自汉代文化堆积之中,或装在汉代陶缸内,或与汉代五铢钱和汉代陶片同出。大都出自遗址,不见于墓葬。据地层分析,“其上限不会早于西汉晚期,下限不会晚于东汉晚期”。从铅饼流行的年代及历史背景看,它们很可能是贵霜大月氏人在三辅及西邻地区频繁活

动留下的遗物。^①

贵霜流民最终在洛阳出现与佛教的传播有关。梁僧祐《出三藏记集》卷13《支谦传》载：“献帝之末，汉室大乱，（支谦）与乡人数十共奔于吴。”此事当指汉献帝初平元年（190），董卓惧山东袁绍等人起兵，胁迫献帝迁都长安之事。当时，董卓“其部兵烧洛阳城外百里。又自将兵烧南北宫及宗庙、府库、民家，城内扫地殄尽”。^②那么，支谦是从“汉室大乱”所在地洛阳避难东吴的。敦煌汉长城烽燧遗址发现的粟特文书信也记述了汉献帝之乱时的洛阳。文中说：“据传闻，当朝天子因饥荒逃离洛阳，其坚不可摧的宫殿和固若金汤的城郭遭大火焚烧。宫殿烧毁，城池荒废，洛阳破坏殆尽。”又说，当时寓居洛阳的“天竺人和粟特人因而破产，并死于饥荒”。^③天竺即现在的印度（在汉代指今巴基斯坦印度河流域），当时正处在贵霜帝国的统治之下。所以，信中所谓天竺人很可能也是随法度流亡洛阳的贵霜难民。

贵霜大月氏人至少在邱就却时代即开始信奉佛教，在迦腻色伽时代达到极盛。洛阳的数百贵霜难民大都是佛门弟子，他们必然要在洛阳兴建寺院，从事宗教活动。数以百计的贵霜难民涌入洛阳，对这个东方古都的文化、艺术、宗教及生活带来巨大的影响。《续汉书·五行志》载：“灵帝好胡服、胡帐、胡床、胡坐、胡饭、胡筮、胡笛、胡舞，京都贵戚皆竞为之。”灵帝年间洛阳发生的这场胡化热潮正是以贵霜人大规模东徙为背景。汉献之乱时，“董卓多拥兵，填塞街衢，虏掠宫掖，发掘园陵”。大月氏人骁勇善战，多为统治阶级利用。董卓所拥胡兵，当有不少洛阳的贵霜

难民。

《后汉书·董卓传》李贤注引《献帝纪》云：

（牛）辅帐下支胡赤儿等，素待之过。急，尽以家室与之，自带二十余饼金、大白珠。胡谓辅曰：城北已有马，可去也。以绳系辅腰，逾城悬下之，未及地丈许放之。辅伤腰不能行，诸胡共取其金并珠，斩首诣长安。

由姓氏可知，支胡赤儿等胡人显然即贵霜大月氏人。牛辅是董卓的女婿，居于洛阳。除了这些依附洛阳权贵的月氏胡兵外，流寓洛阳的大月氏人及其后裔更多从事翻译佛经和传教等文化传播活动，对中西文化交流影响极大。

内乱和回归是贵霜开始衰落的标志之一。迦腻色伽死后，在领地上最先独立的是花刺子模。紧接着，阿姆河以北的索格底亚那也分裂出去，建立了以贵霜尼亚城（位于今撒马尔罕西北）为中心的新国家。萨珊伊朗夺取了马尔吉安纳。贵霜王朝在印度的领地，也由于中印度笈多王朝（320~495）的兴起而逐步缩小，以至于最后失去了印度地区的全部领地。贵霜王朝退出白沙瓦以后，约过了一个多世纪，又受到从粟特方面南下的匈奴人的侵袭，把都城迁至巴克特拉。不久，在寄多罗时期，月氏人越过兴都库什山，再度攻占白沙瓦，“自犍陀罗以北五国，尽役属之”。^④然寄多罗贵霜王朝在公元5世纪后半期，终被吠哒灭亡。

[注释]

①林梅村：《西域文明》，东方出版社1995年版，第35页。

J. Brough: comments on Third Century Shan-shan and the History of Buddhism, BSOAS, XXVIII, 1965; 柏西·塞克斯: A History of Afghanistan, First AMS Edition, 1975, 119-120页; 达尼:《巴基斯坦简史》; 辛哈:《印度通史》等。

林梅村:《沙海古卷——中国出土佉卢文书/初集》，文物出版社1988年版，第12页、第66页、第88页。

夏鼐:《“和闐马钱”考》，《文物》，1962年第7~8期，第60页。

林梅村:《再论汉佉二体钱》，引自《西域文明》，第295-314页。

余太山主编:《西域文化史》，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6年版，第70页。

初师宾:《关于敦煌文物研究所收藏的一组汉简》，《敦煌研究》，1985年第3期。

林梅村:《楼兰尼雅出土文书》，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第

87页。

②晋·陈寿著、裴松之注:《三国志》卷6《魏书·董卓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77页。

③参阅安志敏:《金版与金饼——楚汉金币及其相关问题》，《考古学报》，1973年第2期；罗西章:《扶风姜塬发现汉代外国铭文铅饼》，《考古》，1976年第4期；考古研究所资料室:《西安汉城故址出土一批带铭文的铅饼》，《考古》，1977年第6期；灵台县博物馆:《甘肃灵台县发现的外国铭文铅饼》，《考古》，1977年第6期。

④J. Harmatta, prolema to the sources on the History of pre-Is-Lamic central Asia, Budapest, 1979年版。参见林梅村《西域文明》，第38页。

④唐·李延寿:《北史》卷97《西域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3226页。